

竹雲題跋

貳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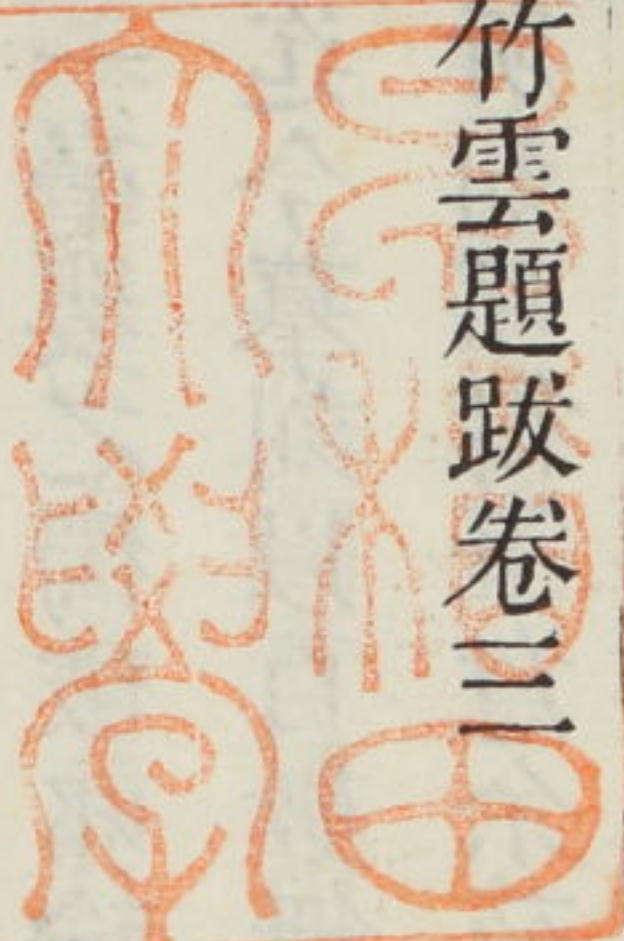
1475

67



門 14
號 1475
卷 67

竹雲題跋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筋骨血肉精神氣脈八者全具而後可為人書亦猶是俗子作書但有血肉都無筋骨墨豬爾高手矯之而過遂至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每見為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乏生韻不知率更風骨內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潤風韻絕人自右軍來未有骨秀神清

金壇王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昭和十五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如率更者醴泉銘乃其奉詔所作尤是絕用意書比于
邕師塔銘肅括處同而此更朗暢矣余爲人臨自南北
來凡數十本多欲追取其風姿不徒貌其形似五輯多
元賞知必契余斯語

虞永興破邪論敘

虞永興書筋力內涵風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塵不能
一毫嬰之獨破邪論序筆韻清迥與率更爲近然自宋
迄今摹刻以百數無有佳者今所見唯宋僧希白潭帖
所刻略得筆意余茲所臨亦但據潭帖追摹未知究與

永興當否也

歐陽蘭臺道因法師碑

歐褚兩家書多自隸出而率更得之尤多故風骨遒勁
如孤峯峭壁有不可犯之色蘭臺一稟家學作書多用
此法但時出鋒稜每以峭快斬截爲工則不免筋骨太
露乏和明渾勁之度耳余此書參取率更風韻損其圭
角出以溫雅以退爲進以離爲合乃適得其正凡臨古
人書不可不知此語

褚摹蘭亭真蹟

右褚摹墨蹟拙存老友自秦中摹得之後有米老詩一首蓋是寶晉齋中珍秘之物余按褚公書昔人稱其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其所摹蘭亭動多姿態比於定武則歐爲有道正士而褚則絕代佳人矣此本筆力縱橫排奐有不可控勒之勢與尋常褚本不同疑是米老所作托諸褚公以傳者蓋風姿朗秀褚米所同而褚則淵靜此較飛動時代爲之在作者亦不自意其然也後詩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亦明以後生求褚者爲好奇可笑蓋已略逗端倪矣

余此語初似不經諦審實確未知吾拙存謂之然否

拙存曰當時有米臨褚墨蹟絕類類上本此之蒼渾非湯仕所能爲也且快然自足快字褚本乃重筆牽過至米臨竟作快字不知當時何故不留心乃爾羣字直乃改筆今聖教集字似飛白亦可疑且諸本押縫無僧字米臨則有之想其臨本不一余所見二本同時確有異同姑存俟參訂

褚摹蘭亭

米老得褚摹墨蹟對紫金浮玉裁爲袖珍每一行分作

兩行爲五十六行手裝成卷今此卷尙存海寧陳宗伯家往在京時曾從借觀自七行盛字起至九行盛字止凡闕三十五字蓋董宗伯質於陳時所掣去者也余以褚摹別本補之其行列亦仍還二十八行之舊米老剪碎乃其生平恨事余故特爲補其闕米老三跋詭異飛動余幼時輒喜臨之余學米書從此起自後每爲米書皆默擬此三跋筆法無不似者輒自謂腕有元章鬼亦可知用力深處便舉手得也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董廣川稱河南書學逸少疎瘦勁鍊不減銅籥等書此聖教序今在西安府南六百里慈恩寺塔下序記分兩石東西兩龕覆之序右行記左行序字差小記字差大蓋序書于永徽四年十月記書于十二月非一時故也評者謂此書如瑤臺青瑣宵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此僅得褚書之貌耳河南廷諍立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置笏于地曰還陛下笏此其骨幹與鐵石何異宜其筆法瘦勁如鐵線縮成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評者但以輕弱相擬非知褚公者也按舊唐書公以

永徽元年進封河南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
徵拜吏部尚書則此記序乃是同州召還後所作其稱
臣者郭允伯言以御製文非奉勅書是也序以十月書
銜稱中書令記以十二月書銜改稱尚書右僕射意其
代張行成爲尚書右僕射在十月後而史不及詳也
康熙己丑余授徒常州唐丈若營以舊本來蓋唐氏半
園所藏也記完序闕一百三十八字以新搨補之壬寅
劉庶常河南自陝還京師以一本見遺搨法精良墨光
如漆惟左下方有十字微損耳餘皆絲髮完好如新刻

成者余並珍之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立石在懷
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爲宋道君瘦金書之祖今
已亡之惟二楷書尙在一在雁塔一在同州在雁塔者
乃其原本在同州者則河南旣歿後好事者以河南嘗
刺同州故以雁塔本更刻一石以志甘棠不忘之義也
按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六年諫立武昭儀爲后貶潭州
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尋貶愛州刺史明年卒于

愛州至龍朔三年去遂良之卒已五年矣其爲後人覆刻無疑余嘗以兩本逐字對校結體無異唯筆法麤細不同當由覆刻者失真故耳王元美疑爲遂良嘗書之至是始摹榻上石郭允伯疑爲兩碑皆非公手書公歿後習褚者摹雁塔習歐者摹同州故各具一氣骨風韻趙子函又謂同州勝雁塔都是夢語玩後款但記立碑年月不稱官爵至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一字并不復摹褚書古人質直明示此本爲覆刻而觀之者皆不之省橫生多少閒議論可發一笑

余得萬厯間舊本模糊不可耐及在京師汪退谷以新榻一本遺余蠶蠟旣佳字尤清楚勝舊榻十倍問之退谷云曾至同州親爲洗刷亭以覆之乃知唐人碑碣苟得好事者精意蠶蠟皆可十倍舊榻惟恨陝人以惡烟麤紙率略榻貢以爲衣食資則全汨本來耳退谷又言碑字刻法皆直下畫底皆方深得漢人手意然刻旣精妙如此而傳摹反至失真何歟

褚河南兒寬贊

褚公兒寬贊墨蹟曾於京師見之其用筆之妙具如拙

存所言但謂其兩聖教遜此沉着則恐未是此之沉着
易見彼之沉着難求正惟力透紙背故能離紙一寸沉
着之至至於超絕乃為真正沉着也拙存尙未見及此
耳余故特書于後為我拙存更下一砭

附錄拙存跋曰恭壽先生曾見褚公兒寬贊墨蹟背臨
一本示余姿態綽約余斂手拱視歎為奇絕西至關中
余亦幸得真蹟寓目遂盡心摹之大約橫畫發筆以重
取勢其收處輕圓意足鉤俱藏鋒若垂露波則用全力
直出如刀削不使輕颺拖沓亦多燥墨至其點畫時帶

隸意或細若絲髮而不弱或肥似肉勝而不滯應推河
南第一奇蹟但未知聖教二碑墨本又何如似彼飛動
處太多反遜此沉着耳

褚河南兒寬贊墨蹟蒼巖梁相國所藏黃文獻揭伯防
以下七跋皆亡之想其先為庸工剪去耳昔人論作書
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用力勤貞觀中遂良官
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
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載筆君舉必書持此直亮風
節故其為書外露柔閑中含挺勁評者但目為瑤臺青

璵春林羅綺皮相之論也書法以人爲本無其本而但效其書縱使無筆不似亦優孟衣冠耳學其書而得其所以書斯善學古人者矣

中間刮去五字三爲宏兩爲元元者宋太祖諱宏者宋宣祖諱也

去年八月九日稻兒生日以魯公自書告與之今年八月九日以褚中令倪寬贊與之俾合爲一卷裝于顏告之前二公皆唐室蓋臣足爲來者法而中令世次先於顏公故也

褚河南文皇哀冊

文皇哀冊米虎兒以爲河南書喬簣成但以爲唐人書自宋潛溪以來俱如虎兒所鑒無復異說按河南書評者謂其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此冊折旋容止灑落蘊藉有出塵之姿自非河南不能然玩其筆何其神似米老也米書出自河南豈元章嘗效之而虎兒遂題爲河南以惑鑒者耶余出此語雖未敢遽以爲定要之正自有見後有解人決不以余言爲謬也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竹雲題跋卷三
河南此銘純祖蘭亭當時奉詔摹搨惟河南最多故隨筆流露如此余以辛卯秋得宋本於江寧承恩寺前乃吾家鬱岡祖本等爲陳生潛豈取去今以鬱岡本追摹其意臨之

魏栖梧善才寺碑

魏栖梧此碑涿鹿馮相國所藏題作褚河南曩嘗借玩十許日以其隱僻未由考證然按文義不能無疑遂書其後云前款書河南褚遂良遂良錢塘人封河南郡公非河南人也可疑一也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元年出爲

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神龍改元遂良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卽位建元神龍纔兩年卽改景龍無十一年可疑三也武后稱制後遂良之卒二十七年於時未有則天之號可疑四也碑云律師以大唐七年九月五日卒槩云大唐不名何年後有元開震驚等語元開二字文義不屬疑是開元當時作僞者亦心知開元年號與遂良不符故諱之而特錯亂其字耳可疑五也據此則此碑決非河南書然其筆法便娟秀腴真覺字裏金生行間玉潤酷似

竹雲題跋卷三
河南又淵字世字皆有闕筆的是唐人習褚者所書後來好事家以其跡似褚又不細考其世次本末但竄取碑字湊集成文而割裂他碑褚款以便售利耳不然如碑中所不合處雖千百世後略識字人尚不應一誤至此况唐人乎又况褚河南乎今以此碑印之聖教雖筆法相似而聖教娟秀中有肅括意此則太縱逸矣余以其世所希有故特仍其舊臨此一本而為辨其偽如此涿鹿相國盛推此碑以為河南書未一二見特弗深考耳後以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閱趙明誠金石錄第

五卷目錄云九百八十六唐文蕩律師碑下注盧渙誤魏栖梧正書開元十三年十月乃知此碑果非褚公書余之所疑一一是也遂改題為魏栖梧善才寺碑十載疑團一旦氷釋為之大快

褚河南高士贊

河南此碑世所未見余以康熙辛卯秋獲自金陵前輩何義門徐魯南兩先生見之歎為希覲藏之篋笥幾二十年矣今日陰雨獨坐北窓臨此一本破悶僕以善才寺碑為非褚公書疑是後人集褚所作及閱

竹雲題跋卷三
趙氏金石錄乃知果魏栖梧書竊謂此碑當亦猶是筆力短弱無褚公懸崖撒手游行自在之趣風力又出善才下不獨永徽二年辛亥誤書甲寅爲可見其謬也義門魯南一見深許特未暇深考耳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陸司議爲虞永興甥馮具區以爲顏平原甥不直一笑也少時書學舅氏晚乃上法二王張懷瓘謂一覽未察窮研始精妙處可見此五言蘭亭詩蓋臨右軍者據桑澤卿蘭亭博議前尚有臨右軍蘭亭序惜不傳也

此書已闕米老之先

唐蕭瑀書

蕭太保書唯淳熙秘閣續帖中有此一詩筆力腴健卷軸之氣流溢豪端史稱其愛經術善屬文乃詩思轉弱何歟豈唐初風氣未開雖愛經術者亦不能不爲時所局乎余以其書特少故悉意臨之若其詩固不足錄也

唐孫思邈書

孫華原人品高潔不可榮以祿累徵不起壽百餘歲神仙人也此兩行見於秘閣續法帖中想其丰裁超然有

塵外之致魏晉以來門法人其手都無所用真是曠絕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唐摹萬歲通天進帖今藏 武英殿曩在史館於人
直時常得見之白麻紙雙鉤廓填精妙絕似一筆書無
一毫痕跡真絕品也此卷有明嘉靖間藏錫山華氏勒
石真賞齋摹搨精良爲有明刻帖第一文氏停雲我宗
鬱岡都從華本覆刻不逮遠甚江陰沈凡民廿年前贈
我火前初本攜入 殿廷與墨蹟細校絲毫不失今
對真賞齋帖臨此卷如對真蹟細意摹取矣

按唐敘書錄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
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蹟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
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
以進訖惟有一卷現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
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
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王獻
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謂方慶曰此卿家
世守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填成卷仍命方慶正書
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於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

竹雲題跋卷三
三
方慶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
賜方慶當時以爲榮故寶泉述書賦有順天矜而永保
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之句泉說文泉辭與也從佻
自聲其冀切岳跋屢稱寶泉倦翁誤也此帖原二十八
人今止存六人十帖已亡其二十有二其十帖中王僧
虔已下兩帖帖存而題署已失尊體安和帖竟不知何
氏書按董廣川寶章集跋當時方慶所集大小差次不
能比櫛相倫隨其高下廣狹爲卷其後散落人間各復
一一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元符中秘閣

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盡刻之故
廣川據寶章集所刻取淳化秘閣兩帖標出別爲一冊
名之曰寶章集惜未見此集無能知爲何帖他日倘得
寶章舊本取淳化秘閣本盡摹之以還二十八人之舊
亦大快事也

李懷琳仿絕交書

李懷琳所仿絕交書比於右軍則勢較縱逸矣然不失
右軍門法其縱逸者時代爲之其縱逸而不失則學力
所到也右軍以後草書種子未亡賴有此耳

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自有書矣後跋二行有晉右軍字不知何人書則又目爲右軍及讀竇臬述書賦則云乃有懷琳厥跡疎放假他人之姓氏作自己之形狀故黃伯思湯容庵諸公皆據此爲懷琳仿書以至於今曾無異論然懷琳生於唐時不應有梁天監三年進入款豈懷琳仿此并其後款而仿之與疑不能明也世旣盡目以爲懷琳書余亦姑仍其舊聊爲此說用以存疑

孫過庭書譜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門仍顛素已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戶驟雨旋風聲滿堂者不免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內不足者勢外張匪直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歛入規矩使一波一磔亡不堅正乃爲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卽徇規改錯惡道全出米老譏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師千文孫虔禮書譜爲得草書之正雖變化不及右軍而格律嚴謹無鼓努驚奔之態

猶見中郎虎賁虔禮云沒草書種子絕矣往在天津見書譜真蹟圓勁古雅遠出停雲館上余少參以右軍十帖筆法臨此一本中有闕失處以武進橫野洲鄭氏本補足之於是書譜遂完

世所傳虔禮草書有數種千文及景福殿賦皆妍媚不足錄惟書譜甚有名於時曩于武進見橫野洲鄭氏本神清韻古爲書譜石刻第一及見真蹟雖字形不殊而精神全別不知當年刻本何遽異同若此豈或別有本耶後人臨摹故有不同也前題書譜卷上後語云誤成

六篇分爲兩卷意所謂六篇者乃是其譜今已亡之此特存其序論耳然書法微妙亦已宣洩殆盡學者但於此遜心求之卽不得其門者或寡矣

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惟孫虔禮步趨不失尺寸所謂具體而微未達一間者也然歐虞諸公當文皇全盛時君臣賡和聲聞休暢虔禮少出歐虞之後及其學旣成而文皇晏駕矣以此名出歐虞下豈其學遽弗及遇之幸不幸有數存焉耳然隋珠和璧光價豈與時增減書譜一卷至今與廟堂醴泉等碑並駕爭先到此覺

時數失權物故自有真

唐文皇論右軍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
跡似奇而反正正如春夏秋冬因時變易所以不激不
隨而變化自足風規自遠有意求變卽非能變元章謂
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平淡少
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虔禮去右軍未遠顛素
未興繩尺步趨不失毫髮所以右軍風流未全歇絕猶
四時之有閏雖不當節自得暄涼之正也從此求右軍
乃可得門而入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
是兩筆吾於書譜得之

歐褚離紙一寸顏柳透過紙背惟右軍恰好到紙虔禮
書譜其庶乎然不免着紙矣只緣少變化故

或者云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有右軍卽不可無顛
素循塗守轍正不如獨開生面也余謂魯男子正也柳
下惠變之正也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則可謂善
學魯男子莫如柳下惠可乎歐虞以來皆能自闢新規
不欲復存右軍一筆然皆變不失正如大令之於右軍

不過稍加縱焉耳吾猶且少之至顛素則偃規矩而改錯矣抉破右軍十重圍欲自成一隊卒至草法湮絕爲沿門搨黑者開先路實惟顛素之咎筆力能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顏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及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中和之氣細縕薈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耳竇泉述書賦譏虔禮書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余按書譜之不及右軍不過少其變化耳若其步趨山陰則儼然登堂矣觀其前半筆力專謹直亦自擬右軍適嗣入後

勢益縱逸韻益古雅豈惟渴驥游龍直亦商彝周鼎矣余臨此凡三卷前兩卷得其專謹失其縱逸此卷乃并其古雅之趣而盡得之禪門所謂不求法脫不爲法縛至此正未可以智巧爭已

唐碧落碑

碧落碑今在絳州高祖第十一子韓王元嘉諸男爲追薦其母房太妃所立者也尙書故實謂陳惟玉書洛中紀異錄謂追薦像成忽二道士來自謂天下能篆書者李聽所爲則扃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鶴飛去篆文宛然

像背此說不經必訓兄弟當時欲神其說以驚衆故託爲此言耳又世傳李陽冰覽之七日不忍去學之十二年不成亦不足據蓋後世淺陋之夫見其篆法奇古欲抑李監以張之實則任意雕巧筆力凡弱上壞三代古法下開後世惡道陽冰筆法直逼斯喜如此碑者正不足當其一笑乃肯坐卧其下乎碑名碧落李漢謂終於碧落字故以名今碑文完好可讀未嘗終於碧落字惟李肇所謂碧落觀者得之碧落觀至開元間始改名龍興寺也文初在天尊像背後乃別刻之石今像已亡所

流傳者皆別刻本也元嘉六子碑止列四舊唐書稱顏川王訓早卒新唐書又稱上黨公諶早卒彼此互異蓋流傳誤耳

唐狄仁傑書

徐浩古蹟記大足中則天太后賞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曰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蹟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此孟冬帖乃梁公晚歲之作會見二王墨妙故清挺超詣有黃庭樂毅風格梁公勲蓋天地忠貫日月雖不能書千

載以後見其遺跡尙當拱璧奉之况其精妙有如此者乎

張九齡告

九齡唐賢相也開元廿三年正月與裴耀卿李林甫同日柄用明皇能知九齡之賢不能專心委任乃以林甫參雜其間可謂慎矣未幾九齡果遭貶而林甫晉爵晉國公君子小人薰蕕並列未有不爲所擠者君實爲之小人何有爲之一慨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米氏書史書魯公朱巨川告後云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據此則米老但以爲似徐書未遽以爲季海也至鮮于困學始據宣和書譜斷然以爲季海書董思白遂推爲季海真得意作實則視其所書不空和尙碑才十得三四耳

李陽冰謙卦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有明一代惟西涯李相國筆法圓健而不免傷肥文待詔能瘦差足步子昂後塵而風格緩弱無沉冥塊北之意下逮趙寒山則俗氣撲面不

可向邇矣吾嘗說谷口賊隸寒山賊篆世有解人定不
河漢我言也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
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史籀石
鼓從心不踰篆書之聖也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
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之
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輿所謂蟲食鳥
步鐵石隔壁龍蛇駭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壇山石
刻適嗣也三十年來望而驚怖不敢涉筆今年新正息
心閉關日摹數字竭半月之力始成此卷於少溫殘雪

滴溜之妙頗有契處恨不能起少溫於九原一質正之

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

縉雲城隍廟碑爲陽冰有名之書歐陽公以爲視陽冰
他篆特爲奇瘦趙子函亦云瘦細偉勁飛動若神顧世
間傳本甚少今春正月江陰老友沈凡民過余九峰精
舍云藏得一本急從借觀疎瘦圓勁果出三墳先塋等
碑之上吾宗止言精摹一本毛髮惟肖余卽以止言爲
粉本摹之

五日不雨日字以日爲日篆法日从象形也日古三

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以甘爲日誤巔字上無山詩首陽之顛頂也加山俗字又山宜作山今作山乃崑崙等字之頭亦誤

李陽冰慧山聽松二篆字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牀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牀頂側有聽松二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牀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墻蓋塵

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搨搨故遂驚爲僅事也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悵良未有已

李陽冰殘字

右李陽冰殘字二種載淳熙續法帖中陽冰篆法直追斯喜顧在唐時已自殘闕失次不可多得如此淳熙續法帖最稱名刻而此二十六字乃不及陽冰他碑類帖多傳摹失真雖古刻亦不能免爲可歎也

唐經生書靈飛經

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曆中始有名於時董

思白深愛此書目爲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經必凝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款稱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號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生書三彌底部論于淮陰與此經字形筆法無毫髮異其非鍾可大書無疑又鍾書楊厯碑稱義男鍾紹京銘并書厯中官楊思勗父也可大身爲宰相取媚闈人至以義父事其父可謂陋矣雖果出可大吾猶削之况決非是乎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題署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余故特正其譌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人隸書多尙方整與漢法異惟徐季海嵩陽觀碑明皇紀泰山銘爲得漢人遺意孝經注肉重骨柔弗及也明皇以開元十三年九月禁奏祥瑞可謂得治理矣會未數月遽有封泰山之舉先後截然如出兩人侈心一萌遂以釀成天寶之禍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泰山一舉蓋唐治亂之幾自此決之矣雖其銘辭未嘗不兢兢於多前功闕後患然方寸一動寢尋猖獗不可復救所謂毫末不治相尋斧柯君子以爲貴謹其幾也是時

張說創爲此議導君子奢假使姚宋當國必無是舉用人一不當國之興廢以之可不慎乎碑在泰山之巔御製御書字大如掌摩崖勒石蓋自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者曩在京時新建裘魯青遺我一本手自剪帖裝成卷冊愛玩不舍下截模糊百餘字當由歲久水土侵蝕或爲樵夫牧豎所擊傷王元美以爲榻工惡寒篝火燒殘竊意泰山高寒冬時決不可榻必無篝火燒殘之理傍有蘇丞相頌東封頌閩人林焯竊朱子忠孝廉節四大字爲已書鐫刻其上以致損壞俗夫妄意留名

徒博千古笑罵可恨可恨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按唐史開元廿二年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主屈烈及可突汗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阻之及明年裴耀卿等上狀請宣付史館勒碑作頌上顧不許豈有見於九齡之言故特加歛抑歟方是時楊氏未興王心未蕩故猶能因九齡之一言而功不自有如此此開元之治所以爲盛而大臣之有益於國其功爲大也

奏狀三人銜名並列董氏戲鴻帖據狀末臣耀卿上狀之語獨標以爲耀卿書臆決之論也唐自太宗崇尚書法當時大小臣工無不皆能書者此狀實兼有樂毅內景之長而於內景得之尤切何必專家卽此便足名一世矣戲鴻刻本亦據淳熙續帖而字形大小不同首行五字脫失不省當年何據草率乃爾不可解也明皇批答之末有桓山之頌復在于茲之語見者不省所謂按王大令有桓山之頌梁天福元年洛陽脩城得之碑裂不全正存桓山頌獻之銘六字刻絳帖中可按

而得也明皇書出大令於桓山碑尤所攀仰曩見其孝經批答以爲絕似桓山碑今見此答益信明皇行書果出桓山一點一拂無不逼肖當時桓山之碑已不復全此書乃大似之故不覺沾沾自喜以爲桓山之頌復在於茲耳

汝帖唐初四家

宋王宋輔道守汝州雜取各帖中篆隸行楷爲十二卷多湊集殘斷不具首尾故黃長睿深詆之獨第十卷初唐四家首尾完具可觀此又羶蠟最古比之宋渡江以

後諸刻圓勁有神采信可寶玩也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文饒相業大有可觀徒以威權太盛至於天子有顧我毛髮森豎之語宜其不克令終也及貶崖州不能義命自安乃抑鬱不自聊賴一至於此旋卒貶所實自為之又何尤焉東坡謫儋耳嘯歌自得卒致身名俱泰竟以壽終嗚呼彼獨非貶斥者哉

顏魯公中興頌

有唐一代碑版顏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興頌及

宋廣平二碑瀏漓頓挫態出字外臨書者正未可以輕心掉之也余為此書初尚雄快及細玩原刻乃知前者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夫子未為升堂弟子也智過於師方名得髓凡臨摹古人須令透一步翻一局乃得恰合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余臨此碑正以不及一分為透過一步處世有解人必契余斯語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顏書多以沉雄痛快為工獨宋廣平碑紆餘佚蕩以韻度勝東坡元章皆謂顏書自褚出此碑尤覺全體呈露

碑側記無意求工而規矩之外別具勝趣尤其是顏書第一合作蓋前碑直入神品而碑側更居逸品矣史稱宋璟剛正過于姚崇元宗素所尊憚以璟之忠直而魯公爲之碑兩公人品不殊并顏書可稱三絕然廣平以剛正得全而魯公竟以剛正爲盧杞所忌至擠以死遇之幸不幸蓋有天焉而君臣遇合之難此亦可以觀矣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

三年公由刑部尙書改吏部尙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爲御史吉溫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閱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始爲書之及刺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爲

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
有關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
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
六而無復與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
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
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
八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賊私淫穢敗乃門閥廣
平風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

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
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
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尙書舊史作贈
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
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
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

竹書見錄卷三
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史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抱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證史書之誤廣平勲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儷篆籀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王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言字碑云母寵子異集作母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俱公

而歿集作躡公而歿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
下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
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
正作左右震悚勅使馳救之碑作馳救今碑正作馳救
公盛氣詰之碑作盛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
駕達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
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
馳道險隘行不得前勅公覆按碑無勅字今碑正有勅
字喪葬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喪葬戊寅歲五月碑

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
言色既遷鄴城碑遷作還今碑正作遷都氏之云皆與
元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
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以其所見之非而轉疑元碑之
是無端自生瘡痍良可笑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新舊
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
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
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

竹雲題跋卷三
爲西京留守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
都無用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留守乎
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
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違反宋公始
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
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闕而不書俱是疎忽

竹雲題跋卷三終

番禺孟鴻光校

竹雲題跋卷四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勅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
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繩矩削而獨守
其拙獨爲其難如家廟元靜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
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爲李
希烈所害尙三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

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爲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擬以爲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爲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爲重刻然較

文選所載原文惟弃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權場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高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并臨之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精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興卽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滓穢故墨彩艷發氣韻深

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而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冲勝及其久也則黯黹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按舊唐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戶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防而竟爲公所困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

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蓋卽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此使祿山以爲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意深曲一至于此千百載後覽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出之使覽此碑者直當比于罵賊齒擊賊笏未可但以書目之也

顏魯公送蔡明遠敘

此書堅剛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釵脚漏痕之妙宣洩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彿余何人斯乃竟放

筆效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然亦彷彿得矣

按年譜乾元二年公年五十一六月自饒州移刺昇州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卽江寧郡也公與蔡明遠帖中有及來江右中止金陵等語則知此帖當在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刺饒州明遠相從趨事今來江右又復千里饋餉轉輸不絕公深德之故有此序也

顏魯公送劉太冲敘

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爲唐垌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葬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

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當時有密爲王詵購去之語豈果爲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垌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鈎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顏書多遭古釵脚漏痕之趣時時流露於行墨之間此敘獨秀潤有姿態爲顏書最宜人之作余在京時曾臨一本以未能匠意毀去更臨之

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

江寧明年二月追爲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敘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序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牋書碧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爲腴潤

顏魯公乍奉辭帖

此帖疑卽報蔡明遠後帖所云乍奉辭者卽前帖所謂

指期斯復也承已過埭者卽過邵伯南埭也惘然珍重者卽所謂行李之間深宜尙慎也兩兩相印語意正同可指而數也蓋明遠於公爲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反復不能自己如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于朋友之間萬分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

顏魯公乞米帖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真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寶晉英光集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

是逆旅所書愚謂此與爭坐同皆圓勁古淡有游行自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寶晉妄有軒輕恐非平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太保爲光顏則不直一笑矣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寶晉英光集以李太保爲光顏以穆宗初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爲刑部尙書時光祿名位尙微不得遽稱太保今考李光弼傳稱代宗卽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則此太保決知爲光弼無疑也光弼爲國

元老盡力王室與魯公爲氣類其從光弼乞米乞鹿脯宜其不厭于煩矣

又按此數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元年與論坐畧先後蓋永泰二年二月公便貶峽州別駕不得復稱刑部尙書矣

顏魯公劉中使帖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醜奴乃欲屈鐵可恨可惜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真卿大字瀛洲帖爲宋宣和御

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
簣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中甫文徵仲爲之跋後
歸構李項氏康熙間錫山秦公子樹灃見于京師云字
大如掌縱橫適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戲鴻堂所刻字形
差小王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既拙惡又草率
不復匠心一至於此余未見他刻僅據戲鴻堂臨之正
未知有合否耳

顏魯公論坐書稿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渡汴時在長安安師文家兄弟

析產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鹿脯帖作一分遂離
爲二黃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於是仍合爲一東坡
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比公他書尤爲奇特山谷亦
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
爭坐位帖爲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于意外
蓋由當時義憤勃發意不在書故天真爛然自合矩度
長安所摹石雖已泐然剝蝕之餘風骨未減不比戲鴻
堂草率荒略全體盡失也余自幼酷好此書數十年來
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輒有合處此本尤更可意神氣

到來不殊我自作草也

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所用力處乃見天則魯公爭坐位帖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醇粹風韻宜人學之爲易及既入手却是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宕學之爲難一旦得手卽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爲尙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泰侈陰事元戎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

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爲興道之會英乂擠八座尙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擊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尙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爲軍容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武死英乂往代之卽不復在京矣顧寧人金石文字記

不知其年列此書于大厯之後蓋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礎熟紙起草內小
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
不同石刻麤存梗槩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真蹟京兆安
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
因再摹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
氏言行列已非麤存梗槩不知真蹟妙處何如使人神
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
關中本卽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

東坡初見安氏全帖手搦數十本袁清容得一本於東
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
米海嶽少時亦臨一本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亦爲袁清
容所得三十年前於金壇于氏青蓮社見一本筆法大
似元章與關中本不類疑卽袁氏本刻石者蠶蠟精妙
定是古搨惜未借臨爲悵悒東坡本則未見附記于此
亦可知坡書之與魯公其用力精勤如此宜其落筆輒
合也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爲奇絕蓋泉明以公命購
杲卿季明屍于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季明僅得一
首魯公痛其忠義身殘哀思勃發故縈行鬱怒和血迸
汨不自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縱橫一瀉千里遂成千
古絕調想爾時祭兄杲卿亦自有稿意其雄絕處正復
不減惜今不傳耳明季墨跡在吳太學用卿家刻餘清
帖中爲祭姪刻本第一停雲館或云米臨非魯公筆也
平生愛臨魯公三稿不惟喜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
之思故援豪濡墨輒覺腕底有魯公神至所謂古釵屋

漏痕峻拔一角潛虛半股諸微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
有契合正不足道也

顏魯公告伯父稿

山谷老人論爭坐書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
紙半書而真行草法兼備也弇州山人云此帖與祭季
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
季明姪稿小似不及也按江村高氏銷夏錄此稿尙在
人間余未之見所見惟淳熙續帖及吾家鬱岡帖刻本
筆力緩弱殊不稱魯公風骨余參取論坐祭姪兩稿筆

意臨之但未知果與真跡合否耳

按留元剛年譜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泉明之子皆被賊拘囚流落河北至是公使泉明往求之九月得姪季明首櫬故祭姪季明文有攜爾首櫬及茲同還之語尋爲酷吏唐旻所誣以十月改饒州刺史至東京拜埽以骨肉歸京暨一門卹贈告於濠州伯父濠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世稱祭伯者非也祭姪時刺蒲州故銜稱蒲州刺史告伯時改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丹陽開國子而兩

藁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載所誤當以公所自署爲正

顏魯公奉命帖

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往宣慰之明年希烈僭偽號問儀于公公不爲屈八月希烈縊殺公于蔡公有自汝移蔡帖未之見也公幽於汝蔡凡三年幾死者數矣義命自安始終不易及入龍興寺自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此帖所謂祇緣忠勤無有捷意中心悵悵始終不改者蓋其時書以明志之

竹雲是跋卷四
語也或者議公年踰七十不肯致政難以言智當是時
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杞相繼爲相中外
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舊臣不忍坐視其亡而寧
以身殉此其心跡直與日月爭光可也或又議公不死
於希烈僭號之時至爲希烈所殺以爲公惜希烈之陷
汝僭號等及耳公不死於僭號之時與不死于使汝之
日一也豈謂公於此時尚復有偷生畏死之心哉一日
不死或者朝廷匡復尙可留其身以有爲未可知也且
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公者德宗也以宗社柱石之

臣投之亂賊是魯公之死君相死之耳綱目大書顏真
卿爲李希烈所殺罪君相也

按留元綱年譜魯公生於景龍三年己酉距貞元元年
乙丑年七十有七因亮行狀亦云貞元二年八月二十
四日希烈使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七令狐岷
神道碑則云今上興元二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而碑
未復云貞元初遇害舊史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殺
真卿然又云年七十七皆不合綱目從舊史而新史不
載年月按公有自汝移蔡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

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
朽耳十九日書此公所自書者的的可據當以貞元元
年八月李希烈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有七爲正或云
八月二十四日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深考矣

卞氏所收僞魯公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冲蔡明遠
寒食等帖細意對較字字皆同則知此爲好事者集魯
公字雙鉤所成又其所收湖州帖筆法浮蔓少力亦屬
好事者仿顏面貌而爲之以便售利顏書雖率爾作草

無不沉勁入骨此書殊不爾決知非魯公余此論似妄
實有精鑒不虛也恐來學或未能識別聊復書之以麗
於寒食帖後

懷素帖

懷素草書以小字千文爲最以其用筆謹嚴猶不失晉
人尺度次則藏真律公三帖飛動瘦勁天真爛然雖少
縱於千文然謹嚴之意故在態正不乏至于自敘則縱
矣游絲連綿亦少頓折遂出藏真律公下然筆瘦神清
狂縱中尙有肅括意下逮聖母雖規模大令故饒姿態

而體肥筆圓失其清迥故步外此今世所傳苦荀真跡亦當在藏真律公之間餘皆不足道矣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素師書法出自大令而縱逸過之要其過處卽其不足處凡用意外張者皆內不足而以氣凌者也蓋雖大令猶不能無憾况下此者乎此兩帖爲素師生平合作而藏真尤清矯拔俗律以右軍之法誠不免如前所云要之天馬脫銜游絲獨裊故自神奇可愛矣

唐李紳告

公垂唐武宗相也以其短小精悍故世目之爲短李會昌二年由淮南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其告也公垂分司東都歷河南尹故告有河洛神明等語其尹河南政治剛嚴惡少遠遁故告有方嚴寡徒豪黠屏跡等語蓋亦當時才相也然威烈之過陷于刻暴至枉殺江都尉吳湘身歿以後竟坐湘寃子孫不振固其宜矣史稱進尙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告身無之又稱封趙郡公告但如舊封贊皇縣開國男耳恐史誤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北海書法原本大令而豪邁飛動態度過之此少林寺
戒壇銘騰天淵之勢于分釐之間在北海碑刻中當居
第一又末書伏靈芝刻乃北海所自鐫記托名者爲當
時絕矜重之作尤可寶也二十年前于淮陰程氏見一
本雍正四年從老友蔣拙存行篋中得一本平生所購
惟此而已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按慧明葉法善之父法善三世爲道士有攝養占卜之
術睿宗卽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故拜法善鴻臚卿封

越國公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碑所謂有開必先大啟
聖猷者是也撰文書碑名字俱泐隸法清瘦頗類御史
臺精舍碑不合東漢筆法然僕之所惡于今之爲隸者
正以不得漢人風骨徒以襲其形貌耳此碑風骨爽勁
正喜其于漢人之外別樹赤幟何必公相沿襲千手一
同乎

趙德甫金石錄第五卷目葉慧明碑下注韓擇木撰并
八分書今此碑分書頗類擇木然前款撰文者載江夏
李書碑者載國子監太學生明是兩人非出一手又江

夏李三字尙存決知非韓所撰書碑名姓俱泐然德甫
旣誤以兩人爲一又焉知所謂韓擇木者不亦爲一時
率爾誤書者乎

唐李商隱書月賦

率更書法多尙脩長行書爲甚義山此書出自率更而
比于率更尤覺長而踰制蓋自魏晉來無有如此書者
義山作人絕跌宕不可繩以禮法書亦猶爾余於此聊
爲書中增一殊觀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右楊景度書神仙起居法八行真跡在范一齋總制家
乃其先大司馬公所遺曩余在京於林笏齋出以示余
摹得一本并虎兒高宗商左山三跋皆摹之後尙有留
丞相文待詔二跋則未及摹也景度甚有名於宋山谷
推爲散僧入聖爲魯公後一人余竊謂景度險勁有餘
鮮明和悅暢之氣蓋其生當亂世氣習纖仄未暇仰窺
先聖賢典型但以其資質所近筆力所到走入狹小一
路故僅可比之散僧入聖至於典謨訓誥清廟明堂氣
象則未或有後來王荆公全學其書宜其見訶於紫陽

先生也景度書流傳甚少但據所見真跡聊復臨之以備五季時書法至步虛詞意實不喜之故不復臨也

宋高宗臨蘭亭

此宋思陵所臨以較頴上本無豪髮之異蓋臨頴本也頴本闕二十七字此僅闕五字後有思陵御押思陵行九而押爲五蓋取易飛龍九五之意曩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公借得宋本初見以爲頴上觀後御押知是思陵所臨因絕人事摹得之宋游丞相景仁藏蘭亭百卷內有一卷爲思陵臨賜向

子諲者行列比定武本爲寬字亦極圓潤攄適蓋其自運本也此卷筆筆規模褚公不惟形似并其神韻而具得之吾嘗說頴上爲褚摹禊帖第一此本又思陵臨頴上第一明眼人必能契余斯語

米臨蘭亭

此米老所摹乃拙存老友得自秦中者黃文獻公稱其貌不必同意無少異衡山云當求之牝牡驪黃之外董文敏公則云絕無本色乃與褚摹相類乍屬目以爲貞觀時物三公之論不同如此余昨摹褚本定爲米老所

作今摹米本益信非謬蓋其摹褚時意在託褚不規規
求似所以神完氣足無所不似此斤斤摹倣無遊行自
在之趣反覺未爲神似蓋彼則意勝于法而此則法勝
於意故也此惟老於書法者知之非吾解人未易窺此
語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老米書魯公碑陰卽學魯公宋廣平碑深勁秀拔在米
老書中別是一種風格與山谷夷齊廟碑全非二老本
色故並著之

余曾見魯公碑陰墨蹟超妙入神以較刻本筆力十倍
再四追摹不能及其萬一益信古人神妙無方非後來
所能彷彿跂望前良殊增慚愧

魯公爲盧杞所忌遣使希烈幽囚汝蔡者殆三年終不
屈以死此其義烈真可與日月爭光者也元章痛其死
乃爲仙去之語以攄其憤懣之思用意良善然吾獨以
爲大失魯公之心當希烈遣縊魯公時僞傳有旨公神
色不變徐問旨自何日來京師及告言至自希烈乃云
此賊耳此其志操定之已久豈復有偷生之志考魯公

平生頗溺老佛當時或從陶八入學神仙之術亦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入動以義命自安蓋舉平時所爲神仙者至此已盡付之浮雲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猶將諱之以成公之志節况事理之所必無哉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小說大書深刻誣衊昔賢可謂慎矣若其書法深勁則吾曩時所謂學魯公宋廣平碑者得之恐來者愛其書誤信其說故不可以不辨

米元章蜀素真跡

蜀素卷吳郡邵氏造於慶歷甲申閱二十五年至熙寧

戊申邵子中始跋其尾又閱二十年至元祐戊辰米元章始爲之書計自甲申始造至戊辰中更四十五年邵氏裝褫藏弃特爲珍重至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遂不復讓此卷明季爲吳用卿所藏董文敏以諸名蹟易之戲鴻堂所刻先據摹本入石故其字跡各小分許曩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借觀風神秀拔仙姿絕世去戲鴻堂本萬倍爲米老行書第一展玩旬日不能釋手歸來追摹其意臨此一卷米老以蜀素余以吳紈且行數適合無餘無欠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米老書此卷自謂

腕有羲之鬼余臨此卷亦自謂腕有元章鬼矣
聖教自有院體之目故有宋一代無稱道者然蘇米諸
公往往隱用其筆法而米老尤多乃其平生絕未嘗一
字道及所謂鴛鴦繡了從教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也此
卷實筆筆從聖教來余臨寫之次恍然有契特爲拈出
不使千百世後爲古人所欺亦是一適

祝京兆書

他人書千紙一同惟祝京兆紙各異態字各異勢平生
無有同者僕推京兆書爲有明第一爲此也然往往縱

逸處多肅括處少不免爲沿門搨黑者開先路此則京
兆之病此卷圓美中有肅括意縱橫馳騁而不失繩墨
乃京兆書之絕矜鍊者中亦有一二湯筆不免帶本來
習氣要之自是京兆合作余見京兆書以百數此故當
爲甲觀也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卑以自牧威如以閑家所以脩身齊家之道備而天下
之理得矣自世教衰微道法息滅整身無檢律家亡則
以放恣爲高明以褻嫺爲和順縱心所如往而不反失

身滅倫必基于此矣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始之不
謹漸必隳之可不戒乎余拈此二卦非以為書為整身
律家者閑也其用篆者物理其本明不敢易也伊川云
作字須用敬篆律尤嚴毫髮有忽全體具癢知此義者
可以語學矣一準小篆變化自生至於參差俯仰一中
矩度斯亦可為守禮自得者之一方也圓潤和明仁也
中規合矩禮也布分整飭義也變動不居知也準律有
恆信也五德具備舉而措之無施不當矣不止一身一
家之治矣至由此而悟書法行楷草章直如馳驟康莊

耳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溫書謙卦謙字數十
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誦為謙雖字各異體然未免有
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絳雲在霄化工肖物所以萬古
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卷即變化具足何
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為變乎至於結體最患方
整長短大小字各有態因其自然而與為俯仰一正一
偏錯綜在手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少溫謙卦如征四
等字必欲擴而大之亦未免排比有跡余為此書一用

小篆字不求變然筆之所如興與意會既定視之自無同者質之解人其謂我何如也

十種千文

按董廣川書跋梁武帝得右軍遺書命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令周興嗣次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鬚髮盡白自謂心力竭於此書帝甚重之詔令蕭子雲寫進今蕭本世不復傳惟隋僧智永所書真草八百本散施江東諸寺者至今僅存一二而宋大觀間薛嗣昌所刻最烜赫有名世所傳爲鐵門限者是也自

唐以來名能書者多以字各不同體制盡備可以自見筆力故書千文者不可一二計然智永僅得真草二種趙子昂文徵仲亦僅得篆隸行楷四種雍正四年夏余假還二泉道經邗上吾友汪君竹廬囑書篆隸真行草千文各二種每種一自運一臨古共十種爲古今千文獨開生面且曰將爲余勒之石余遂欣然竭兩年之力以踐斯諾旣成各以李少溫筆法篆題其顛字各異態不欲復存永師一筆匪敢自異前規聊用取新來學耳

篆書第一

篆學絕於有明李懷麓傷肥文徵仲傷弱其餘諸家強以綿力搯柱鮮有能屆精華者至趙寒山父子則俗韻逼人不可向邇篆法之陵遲至斯極矣余嘗說篆法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石鼓操縱在手從心不踰篆書之聖不敢仰攀斯喜遺跡亦復淪絕惟李少溫上追史籀下挹斯喜足爲篆法中權余學之三十年略得端緒每作一字不敢以輕心掉之必正襟危坐用志不分乃敢落筆竟此一本凡經半月心力癯瘁乃僅成之陽

明言良知非白非黑乃正是赤余之所書亦當作如是觀耳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元吳睿字孟思濮陽人劉誠意稱其篆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矩度趙文敏吾子行不能過余在京時新建友人裘魯青以其集詛楚千文一卷贈余筆柔如綿力勁如鐵能於古人法外別開一徑而規繩矩削變不失正篆之逸品也余臨此卷參取太公九府園法筆意不必盡用孟思而斟酌損益不過十存一二於孟思不傳之

妙筆墨之外正有水乳之契前卷守正此卷盡變合兩而觀亦可以得篆法已

隸書第三

張彥遠法書要錄論隸書云長豪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隸雖變繁趨易要其用筆必沉勁痛快斬釘截鐵而後可以爲書故吾衍三十五舉有方勁古拙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之語自鄭谷口出舉唐宋以來方整氣習盡行打碎專以漢法號召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每見方整書不問佳惡便行棄擲究竟谷口隸

書僅得漢人之一體且用筆多以弱豪描其形貌於古人秋勁霜妍星懸劍折之妙去之殊遠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者也余於隸書未嘗一二爲之而心知其意略仿西嶽華山碑筆法爲此書以就正有道亦不欲更墮谷口五里霧耳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有明一代隸書前有全室叟後推文待詔全室承趙文敏遺烈作書古淡猶有前人風韻文待詔專以觚稜斬截爲工則去古法愈遠矣余稍以漢魏法臨待詔使就

簡勁卽其觚稜不煩繩削自然淵渾透過一步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不可不解此法

楷書第五

余嘗說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摹不惟筆妙銷亡并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真跡僅隔一紙雖剝蝕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處余自少酷愛臨率更醴泉銘得宋搨本悉意臨仿凡千百過後得蘭臺道因法師碑雖覺風骨太露要自同源異流的然率更血派也此本以率更爲骨參以蘭臺使其結體駘宕峻而不

削潤而不流多力豐筋是固前人所矜尙也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此楷書千文蓋後人集率更字成者董文敏不能鑒別刻之戲鴻帖中且摹勒拙惡全乏率更手意余謂醴泉銘率更書之極軌也以醴泉筆法臨率更又臨率更之善則也此本取千文之形模追醴泉之風韻有契與否識者必能鑒之

行書第七

蘭亭聖教行書之宗千百年來十重鐵圍無有一人能

打碎者雖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卒亦莫能拔奇於前古之外余所見蜀素真蹟卷爲其平生第一合書然究其根株實筆筆原本聖教彼雖不言其源流所自固可覆按得也余平生學米最深於蜀素卷尤有微契此卷亦彷彿得之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往在京師曾見率更行書千文墨蹟風稜峻削有不可犯之色閱已卽卷以去未能摹也丙午春老友蔣拙存自秦中摹取以來不覺撫掌稱快率更楷法峻削而中

具和明之韻故爲唐人第一獨其行書不免風骨太露如史事帖及千文皆帶本家習氣仲氏雄冠終未得爲升堂弟子也余以其楷法筆意臨此書使其觚稜稍歸平淡取其意而不襲其貌臨古之善則也

草書第九

右軍草書獨絕千古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奔逸太過去之愈遠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不刊之論也草書須以楷法爲之一點一拂皆斂入規矩乃是右軍適嗣妄意使才至於脈興血作夏雲

奇峰公孫劍器雖云神逸實乃過則之論也余爲草書一以十七帖爲宗兼取絕交書譜淳化諸帖毋令偏規改錯不墨守規矩無以致神明臨古者知之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有宋蘇米四家各以逸足馳騫藝苑惟薛道祖墨守晉人成法無少踰越雖才力超軼不及蘇米然自唐以來能得晉人心法者道祖一人而已曩在京師見其千文真跡全法蕭子雲意其時子雲書跡尙未泯滅故得悉意爲之今子雲之書不可見見道祖此卷猶是中郎虎

賁何義門先輩嘗言章草於今不可書恐字體不備不免率意撰寫取戾方家道祖此書上援鍾索下開二朱信是子雲適嗣究其源流何嘗一筆無來厯乎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昔人謂有唐一代楷書歐陽率更第一率更碑版化度寺醴泉銘爲最二碑在宋時便已剝蝕佳搨絕不易致令人有甘井先竭之歎世所傳皇甫明公碑用筆結體較二碑爲少遜然完字尙多略存率更面目余嘗見舊拓數本肥不臞肉瘦不臞骨蕭爽秀潤與近搨本絕異

世之學是碑者或失之板滯或失之寒峭皆未得其妙處所在也余臨此卷意欲追取信本精神而自愧工力淺弱不能少異流俗尙當悉力求之存此以自勗云爾

竹雲題跋卷四終

番禺孟鴻光校

書爲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通其意而已而書家必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紀事又必輔以法度文采而後可傳然苟不深究法之所在而妄爲論列則如昔人之所譏窮子爲他家數寶人皆笑其無着囊一錢也王虛舟先生書家正宗其用筆主乎堅正而教學者當原本篆籀嘗以篆籀之離合定顏柳之高下其說見於與錢訥生書訥生學何義門書取姿媚意在仿褚河南先生書有烈士氣得歐陽率更之清勁居多蓋先生之於法深矣吾邑沈君芥舟兼長八法

六法而憔悴專壹于法書名畫之中一日過其方竹
居得先生所著竹雲題跋反覆讀之知先生臨池無
間人書俱老正在會通之際而盡發其緘秘之情數
他家寶一如數自家寶無不可舉其美善之實以告
人而人皆可由是以求其法并求其不法之法以通
於神明先生之功于後學豈淺鮮哉予於是囑芥舟
釐爲四卷手書以授梓其原文出自傳寫間有疑處
無從校讐則芥舟與其友吳君晚青細按文義正其
訛謬予乃任剞劂以廣其傳予聞先生臨摹古蹟最

多有積書巖藏本幾于等身其跋尾悉有論述而惜
其皆不傳他日倘遇好古如芥舟其人不秘所有以
示予予當再邀同志晚青輩二三人謀續刻于後雖
如趙德父食去重肉衣去重采亦無憾焉嗟乎得可
傳之書而不傳其賢於守錢者幾何封已所有以傲
人所無而不自知其有同于無也亦可憫已錢人龍
謹跋

右王虛舟先生竹雲題跋吾友芥舟沈兄所書錢明
府壽泉刻之以傳者也是本出于故中丞雅公今台
州太守吳公南村守杭時借而錄之余又從吳公許
屬友錄藏是刻即出於余所藏也轉相傳寫不無亥
豕之訛丁亥春余重至漳州遇松江李君松廬示虛
舟題跋十三卷云從虛舟之子稻孫手校本錄得而
失去一卷至三卷此三卷中大抵多言篆隸者余方
作書向芥舟索取舊藏互相校讐補其未備冬中芥
舟忽從海上以是刻見寄考稻孫手校本中先生有

右王虛舟先生竹雲題跋吾友芥舟沈兄所書錢明
府壽泉刻之以傳者也是本出于故中丞雅公今台
州太守吳公南村守杭時借而錄之余又從吳公許
屬友錄藏是刻即出於余所藏也轉相傳寫不無亥
豕之訛丁亥春余重至漳州遇松江李君松廬示虛
舟題跋十三卷云從虛舟之子稻孫手校本錄得而
失去一卷至三卷此三卷中大抵多言篆隸者余方
作書向芥舟索取舊藏互相校讐補其未備冬中芥
舟忽從海上以是刻見寄考稻孫手校本中先生有

竹雲圖跋云余於雍正丙午夏以假南還道經淮陰友人邊頤公同泛珠湖仰見天際白雲如竹者千百根枝柯葉皆具下有微雲數片狀若惟石儼然畫圖久而不變江臯沈凡民曰此先生退老之徵也爲刻印文曰竹雲越二年凡民過九龍山齋復爲作圖按此題跋之名易虛舟而爲竹雲斷在先生歸休後也且讀而勘之此本較稻孫校本刪削大半而改其前說增其未有者頗多殆以優游林下學與年進由博返約盡存精粹俾後之學者得其要歸毫髮無憾也

余淺見寡聞就所見而識之當更求全本爾時乾隆戊子秋七月浮玉山人陳焯跋於漳治之綠淨齋

番禺孟鴻光校

